三上三清山(三)

藝術天地 趙之境（原名趙志華）

山水有前緣，一別便成念。首登三清山的春山煙靄尚在胸臆間縈迴，秋風又引我重赴這座江南仙峰，續一段筆墨雲山之約。

第二次登臨三清山是次年秋日，高研班新一屆學員如期開學，我因兩年連讀的進修安排，再度留校研學。梅墨生先生依舊組織我們赴三清山采風寫生。此次出行隊伍規模遠超首次，同行學員十餘人，其中我與韓斌、黃彥華等諸位師弟同窗朝夕相伴，結下了深厚真摯的情誼。一眾師弟皆天資出眾，勤勉善學，繪畫功底十分扎實。尤其韓斌師弟，日後經由全國藝術人才選拔，正式調入北京畫院任職，其筆墨功底扎實醇厚，技藝精湛，備受業界認可。

此番行程一如既往受到當地政協與文化部門的熱忱接待，故土人情，溫暖如故。當日傍晚，眾人搭乘索道直達三清山山頂，入住初次寫生時的山間民宿。簡單用過晚餐後，梅先生趁閒為我們梳理本次寫生核心要點，明確每晚集中開展作品點評，複盤精進，叮囑大家盡早歇息，養足精神，以待次日潛心創作。

次日清晨，我帶領韓斌等一眾師弟外出取景寫生。山間景致與春日初見截然不同，秋山晨霧瀰漫，雲煙氤氳。行走在懸空棧道之上，山間霧氣厚重，可視距離不足十米，縹緲雲霧纏繞群峰。眾人見此奇景，興致高漲，紛紛執筆落墨。大家隨心落筆，盡繪雲山霧海之姿，一幅幅意境空靈的三清山雲霧寫生作品躍然紙上。變幻萬千的自然山水，為我們的筆墨創作賦予了無盡靈感與意趣。當晚作品點評會上，梅先生對眾人的習作連連讚許，肯定大家善於觀山悟景，落筆有情，初次入山寫生便狀態極佳，落筆出彩。

待到隔日清晨，濃霧散盡，天朗氣清，雨霧褪去後的三清山，徹底驚艷了眾人。昨日雲霧遮蔽的棧道深淵、險峰絕壁展露真容，立足遠眺，腳下是千仞絕壁，群峰凌空聳立，登臨其上，恍若置身天宮仙域。眾人見狀爭相取景落筆，潛心創作，相互切磋精進，當日佳作頻出，真正實現了采風觀山、筆墨悟道的寫生初衷。

數日山居寫生轉瞬即逝，臨近返程之時，山間恰逢連日陰雨。梅先生此次特意打破常規，不顧雨霧濕寒，帶領我們全員徒步下山，囑咐我們細細體察煙雨籠罩的三清山，沉浸式體悟古畫中「煙雲繚繞、雨霧迷濛」的山水真意，探尋歷代文人筆墨中煙雨山水的創作本源。那日我身披雨衣，手撐雨傘，緩步行走在海拔近1,800米的三清山山道之中，煙雨漫山，雲霧鎖峰，山水朦朧悠遠，我亦恍然置身於古人傳世的水墨山水畫卷之內，真切讀懂了傳統山水煙雨意境的精妙與真諦。

一山有四季，十里不同天。此番秋山之行，一日得見霧山、晴峰、雨境三般面目。山無言，卻以萬千氣象引渡筆墨人心。三清於我，不再只是紙上粉本，而是藏着雲煙、險壑與文脈的良師，待我日後再攜素紙，重赴山靈之約。



●盛世騏驥·故鄉的風景之一 97cm×90cm 紙本設色(2026年) 作者畫作

魯迅三度來港

舊夢難忘 沈西城

燈下，翻讀羅琅的書，方知魯迅翁曾三次來港，惟僅一次上岸。第一次是1927年1月乘蘇州輪於17日晚上抵港，過境性質，夜宿船艙，度過一夜，早上即回程廣州。第二次是2月18日應香港青年會之邀，來港作講演，下榻中環青年會館，那次講演主要題目是《無聲的中國》。到港連續兩天下雨，出入不便，魯迅不慎扭傷了腿，逼得蹩在旅館休息，未能一睹東方之珠風光。雖然下雨，遮擋不了讀者的盛情，來聽講演者人數不少，魯迅不諳粵語，由許廣平代傳譯，2月20日即匆匆離港返廣州。第三次是魯迅辭去中山大學教職，同年9月27日由廣州搭山東輪經香港，時已半夜，船停泊一晚，即離港北上。換言之，三次來港，兩次不上岸，停留時間不足四天。

關於第二次香港的講演，《三閒集》序云——「我去講演，一共兩回，第一天是《老調子已經唱完》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（後來找到，發表於《新時代》）。第二天便是這《無聲的中國》，粗淺平庸到這地步，而竟至於為『邪說』，禁止在報上登載。」足見魯迅是如何的憤怒。這趟演講事前遇到極大阻撓，在《無聲的中國》講演開頭便說：「在這樣大雨的時候，竟還有許多來聽的諸君，我首先是應當聲明我的鄭重感謝。」面對這趟講演困難、麻煩重重，魯迅感喟地說：「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，收藏起來，使別人不能去聽，以圖阻撓。」為什麼反對呢？原因是魯迅兩次講演都衝着舊勢力的反動，叫年輕一代明白舊文章、舊思想都是老調子，應該拋棄。攻擊國粹，得罪了若干傳統派，以魯迅所說乃邪說魔孽，遂刻意攻擊。那年代香港還有一點言論自由，否則魯迅翁就很難在青年館展開兩趟講演而安全身退了。 在《無聲的中國》裏，魯迅說：「人是有的，沒有聲音，寂寞得很——人會沒有聲音的麼？沒有，可以說，是死了。倘要說得客氣一點，那就是：已經啞了。」他鼓勵青年群起反之，反對舊禮教文章，面對傳統勢力，這種反抗實在大膽得驚人 。

這之後，直到1936年10月19日清晨在上海逝世為止，魯迅不曾再來過香港，然而他的講演永遠留存在那一年代青年的心中。

胡定欣《未知也好》

淑梅足跡 車淑梅

10年前專訪了胡定欣，她剛演出電視劇《城寨英雄》的刁蘭，大受歡迎，風頭一時無兩，更為她奪得了連續第二年的視后殊榮。當年接受訪問時，她依然是單身貴族，今天已是陳健華醫生夫人，回想之前超過40歲可有擔心自己的婚姻大事？爽朗的定欣毫不隱瞞地回答，「有，女性專注工作以外，都好希望有一個人在精神上給自己支持，累極返回家中，會有人攬攬自己、拍拍膊頭」。

當時陳醫生可有緊張女朋友是一位視后？「他只知道我是一個Artist，可能我和他同期踏入社會工作，我拍劇，他醫科畢業開始實習，哪有時間追劇？我們一樣忙到連瞓覺都沒有時間。其實做伴侶要有緣分和時機，幸好我們都在Right Timing相遇，因為大家的事業都有了一定的基礎。」

「他帶給我很多生活上的新嘗試，例如滑雪，我本以為自己不可能，在他鼓勵下我成功了。他更在滑雪的時候向我求婚，我們在新西蘭舉行簡單婚禮，『胡說八道會』的姐妹知悉後都很愕然，我回來後以打邊爐作補償。胡杏兒一向視我為妹妹，訂了一對勁重的龍鳳鐲送給我，你知道金價多貴，她真的講得出做得到。」

實在，陳醫生外號「傳奇仁醫」，父親是地盤的裝修工人，母親是小販，他經過努力成為外科醫生的同時，也參加了無國界醫生的服務，已經到過南蘇丹、敘利亞等地十次有多，現在身為陳太可有擔心？「我敬佩他有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，最近他都有提及該是時候繼續再出發去幫人。（你會讓他去嗎？）我會，不怕，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，他已經服務其中，當然，他現在是我的另一半，我都會輕輕講一句，你自己都要好小心，你已經有另一半，有自己的家了。」



●入行逾23年，兩屆視后，新晉歌手胡定欣。 作者供圖

剛剛慶祝了結婚一周年紀念，到底醫生太太日常是怎樣的？「其實跟大家沒有分別，但我會提醒自己要小心他的手，如果他想做家中的粗重工夫，例如用刀，我都會要他特別小心，雖然他是一位刀功了得的人，但他的雙手實在太重要了。」

兩位都是事業型，為何你會選擇離開無綫？「拍《衝上雲霄》開始，我在電視台23年了，也應該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其實如果TVB有適合的角色我也會接拍，我好Open，最重要有好角色。（還有幾天便是無綫台慶，心情如何呢？）今年TVB 59周年明年就60年，是屬於香港的歷史，我有幸在這裏成長，我最難忘的台慶就是肥姐（沈殿霞）踩雞蛋，而我自己就是跟一班小生花旦和Liza姐（汪明荃）在雨中跳Hip Hop，由外景跳到廠景，大家都全身盡濕，好經典、好難忘。其實到了今時今日，可能已過了好拚搏的階段，在安穩的日子中做自己喜歡的事，所以我收錄了自己第一首歌《未知也好》，希望鼓勵大家不怕擁抱未來，當遇到困難或迷茫，別忘了只有未知，自有無限的可能，甚至出現意想不到的收穫。」

多謝新晉歌手胡定欣，多謝你忠於自己勇敢跳出舒適圈，擁抱未知的未來，用行動去示範追夢不分年紀和身份。我知道，將來無論音樂、演戲或者更多元化的平台，我們都會期待到一個全新的胡定欣。

百家廊 若荷

走進茶卡

我沒有刻意去找尋，就到茶卡來了。「茶卡」是藏語，意思是鹽池。它不似南方湖泊那樣煙雨濛濛，也不似江河大海那樣波濤洶湧。它是固液並存的鹵水湖，水面平，鹽層實，含鹽量極高。晴天裏，天和雲都落進水裏，被鹽層接住，於是便有了一個響亮的名字——天空之鏡。

進入景區，要坐裏面的小火車。湖面上，有幾道墨色的鐵軌，直直地伸進湖心。軌距很窄，像兩條細細的線，把白色的鹽灘分成兩半。坐上復古小火車，車身輕輕搖晃，掠過枯黃的水草，深入腹地。一邊感嘆兩側的景色，一邊打量泛着水光的鹵水池，就這樣不慌不忙地穿過白茫茫的世界，像是進入了一場不太真實的夢。

我們來的時候，一路上下着小雨，淅淅瀝瀝的，下了小火車，雨才住了。登上觀景台，瞭望四周，偌大的鹽田看不到盡頭。低頭，腳下是粗糲的鹽粒，踩上去沙沙作響，有大塊的鹽晶硌着鞋底。鹽湖，自然是一層石鹽，上面覆着一層鹵水，人踩上去，水剛沒過腳踝。水淺，攪不起泥沙；水靜，生不出深水才有的波紋。乳白色的物質在水下隱隱約約，用手蘸一下，伸向舌尖，得到的是一種純粹的鹹味。

就這樣遊覽了十幾分鐘，面對壓頂的烏雲，我以為「天空之鏡」是不會出現了。但仍有同來的遊客不願意離開，想繼續等候，一定要看一看這一奇觀。真正的天空之鏡，是在天氣晴朗、藍天白雲的時候出現的。上午10點，天忽然晴了，陽光從雲隙裏射出來，明艷地打在鹽田上，散發出一道道金光……這景色，讓人眼前一亮：雲是飽滿的，藍天是水洗過的那般的清澈。除此，我看不出眼前哪裏是天、哪裏是地……天上的雲是實的，水裏的雲是虛的，一實一虛，把天地對摺了，完美形成了水天一色的奇妙視覺，彷彿一抬腳，就能走進雲裏。呵，原來，這就是天空之鏡，這種景觀，是任何自然天象都看不到的。

驀地，我找不到自己了。

何止是天空之鏡，從湖心往回走，沿途帶給你的另一份驚喜，是茶卡的鹽雕。茶卡的鹽雕不是精巧案頭的擺件，而是氣勢磅礴、在曠野裏用大青鹽堆出來的藝術，這裏是內地較早發展戶外大型鹽雕的地方，曾創下世界最大戶外鹽雕藝術群的紀錄。白生生的鹽，被塑成山，塑成亭台、駱駝、商旅、古人，在藍天白雲下立着，像一座座用鹽築成的城。而最打動人的，是那些藏在雕塑裏的故事。

有一組鹽雕，刻着駝隊、馬幫，馱着貨物，沿着古道緩緩而行。那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運鹽商旅，是鹽馬古道、唐波古道上往來的腳步。鹽在今天是廚房裏最尋常的東西，可在久遠的年代裏，它作為百味之首，是能夠換來糧、茶、馬匹的「白色黃金」。在這條古道上，駝鈴響起，意味着一擔擔青鹽從這裏出發，翻過雪山，走過戈壁，把茶卡的味道送到更遠的地方。每一座鹽雕旁邊，都立着一個解說牌，上面記錄着一些來歷。如上古「巫咸國」的傳說，而這個傳說，《山海經》裏就有，巫咸，便是華夏早期開發利用自然鹽的始祖之一。這些鹽雕的作用，是借上古神話向來者講一件事：人類與鹽的緣分，實在太深了。從偶然嘗到鹽的滋味，到尋鹽、採鹽、運鹽，這一片湖，藏着三千年的煙火與文明。

鹽雕是會隨着風雨慢慢消融的，它不像石頭那樣能屹立千百年，風來剝一層，雨來蝕一點，可它也正因短暫而動人。工匠把鹽堆成山，刻出亭台樓閣，刻出古人衣袂飄飄的樣子，讓堅硬又潔白的鹽，有了人的模樣、故事的模樣。在鹽山一樣的雕塑間慢慢走，看那些用鹽築成的飛簷、迴廊、人物，心裏會生出一種奇妙的感覺。它不只是供人打卡的網紅地，更是一本攤開在高原上的鹽書。

至中午，天徹底放晴，能清晰地看到周圍連綿的雪山。藍天和雲影，皆在鹽湖上遊走。在這裏，我忽然覺得，天地很大，個人很小，小得像一粒被時間遺忘的沙。雲朵來了又走，湖面平了又皺，而青鹽靜靜躺在地下，一年又一年，以沉默，撐起整片天空的倒影。

孫中山先生的薪火相傳

點滴 陳復生

適逢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之際，紀實片《感恩東來愛香江》導賞分享會日前在香港教育局服務中心的演講廳隆重舉行。大會特別邀請了民主革命先驅沈鈞儒先生的曾孫、同時也是周恩來總理家族後人代表的沈清先生蒞臨發言。憑藉橫跨兩個重要家族的特殊歷史淵源，沈清先生將塵封往事娓娓道來，詳盡細緻地還原歷史，為師生們上了一堂生動而深刻的歷史課。

沈清先生在分享中指出，周恩來總理年少時便深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啟發與感召，立下「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」的宏願，走上救國救民之路。1924年，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潮中，周恩來更應邀出任孫中山先生創辦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，建立起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制度，為北伐培養了大批骨幹。

隨後的抗戰與建國歲月裏，周恩來又與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結為忘年之交，兩人跨越黨派界限，肝膽相照、並肩作戰，共同為建立新中國傾注心血。由沈清先生親口述說這段家族記憶，細節豐富、真摯動人，讓大眾對當年國共合作與統一戰線的歷史脈絡有了更立體的認識。

周恩來總理對孫中山先生的敬重，更落實於對歷史遺蹟的珍視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位於倫敦波特蘭街的中國駐英代辦處（前身為清政府駐英公使館）因年久失修亟待重建，當時曾有出售舊館另覓新址的建議。然而，周總理深知1896年孫中山先生曾在此遭清廷誘捕軟禁，這段「倫敦蒙難」是近代革命史的重要一頁。在周總理的堅決指示下，使館最終在原址重建，並完整保留了不足10平方米的「孫中山先生蒙難紀念室」，使這份跨越世紀的革命精神得以永存。

從當年黃埔軍校的並肩奮鬥，到後來周總理親自批示建設東深供水工程、解決香港同胞的飲水之困，正如沈清先生所言，周恩來那一代共產黨人建立新中國，乃至今日國家的繁榮發展與對香港的深切關愛，始終是在踐行並超越孫中山先生當年「振興中華」的理想與抱負。這場分享會不僅讓人緬懷先輩風範，更印證了愛國愛港精神的薪火相傳。



●沈清的分享為師生們上了一堂生動而深刻的歷史課。 作者供圖

AI+塑造未來

文公子手記 文公子

香港電腦學會主辦的年度資訊科技界盛事「香港國際電腦會議」，已於11月9日至10日，一連兩天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。

今年的會議主題為「香港未來五年：從『AI+』釋放的競爭優勢」（Hong Kong's Next 5 Years： from AI+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），重點討論「人工智能（AI）+」為香港經濟、社會，以及不同行業帶來的發展機遇及競爭優勢。特區政府剛於9月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，將AI列為城市未來的重要產業，並提出在經濟和社會各領域推進「AI+」，是次會議的主題，可謂正合時宜。大會亦邀請了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JP、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經濟金融二部副部長陳大立先生，以及中國計算機學會副秘書長崔鵬教授等，擔任開幕典禮的主禮嘉賓。

正如香港電腦學會會長陳俊偉指出，在特區政府公布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中，提出多項政策，以強化香港的AI生態系統，涵蓋研究、算力基礎設施及人才培養，並協助各行各業善用AI，以提升生產力、開創新機遇。然而，願景雖然宏大，關鍵問題卻在於如何將願景化為實際的成果。無論是大型機構利用AI改善服務，還是中小企用以服務客戶、開拓新市場，AI只有能真正回應實際需要，才能創造價值。

AI產業發展迅速，而且不斷滲透到人類生活當中，某些工種開始逐漸被AI取代，亦衍生出不少信任的問題。有人認為，AI只是工具，用於善則善，用於惡則惡。例如深偽技術，用於拍攝災難電影時，可以虛擬多種危險場景，演員只需在綠幕前演出，就已有身歷其境的效果，而無須冒險前往災難現場。但同樣的技術，卻可輕易模擬他人的容貌聲線，然後假扮其人，致電其親戚朋友行騙。

電腦之父圖靈就提出，電腦懂得思考，才算是真AI。因此，他提出了「圖靈測試」，去驗證電腦是否懂得思考。事實上，AI是透過模仿人類的神經系統，由人類灌輸學問而進行學習，再發展成各式各樣的大小語言模型。近年可能因為訓練的數據開始累積，得出來的效果也發展得越來越快。據報道，曾經有AI自主決定入侵其他企業的電腦系統，而且還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掩飾。如果AI有自主意識，還懂得利用技術自我繁殖出其他AI，就可能不再只是工具了。美國不少科技企業的巨頭，包括OpenAI行政總裁奧爾特曼、SpaceX創辦人馬斯克等，都表示應限制AI過度過急的發展，又豈偶然？

《玫瑰戰爭》「花生度」高

紅查館 查小欣

玫瑰帶刺，人心帶私，《玫瑰戰爭》顧名思義是女人跟女人爭鬥的戲碼，誰會贏要看到最後才揭曉。但這場戰爭大受歡迎，搶先贏口碑和收視，在香港收視高開，內地播放量亦突破26億，大女主復仇爽劇果然大有市場。

早講過，靚人靚衫戲幾時都吸引，更何況劇情環繞娛樂圈和豪門，不少情節似在爆娛樂圈內幕、社交圈的黑暗面，「花生度」高，觀眾自然看得過癮，加上總監製鍾澍佳擅長處理女人戲如《新聞女王》《正義女神》，他為各女角楊茜堯、林夏薇、姚子羚、傅嘉莉與鄺潔楹設計非常鮮明的性格，各有盤算，加上陳豪、馬國明、陳展鵬等視帝人馬，陣容鼎盛，好戲連場。

劇集以「飾演影后的陳自瑤七年前墮海身亡」的懸案作引子，節奏明快如偵探片，帶觀眾跟着蛛絲馬跡去查真相，究竟誰是設計陷害陳自瑤的幕後黑手？追看性高。

整個劇由楊茜堯lead住，她已是一對仔女的媽媽，身形顏值都保持得非常好，演技更成熟，駕馭劇中多場情緒轉折戲爐火純青，演來有層次感，喊戲與眼神具感染力。

劇情雖集中眾女角的勾心鬥角，但三男角沒被她們掩蓋，陳豪的娛樂大亨，表面和善，內裏是「紳士與惡魔化身」，笑裏藏刀，卻沒有刻意的「演戲痕跡」。陳展鵬破格演活了風流不羈、氣場十足的豪門「渣男公子」，舉手投足，說服力強。馬國明飾演過氣昔日當紅小生，他坦言將自己過往曾試過一段沒工開、處於低潮的真實經歷融入角色中，戲假情真。

作為台慶劇，《玫瑰戰爭》分量十足，隨時彈出個視帝視后。



●台慶劇《玫瑰戰爭》演員分量十足。 作者供圖